



景明著

用真憑實據  
證明陳公博輩  
是灰色共產黨

革命週報社印行



會

景明著

用真

證

是明

灰陳

色公

共博

產輩

黨

憑

實

據

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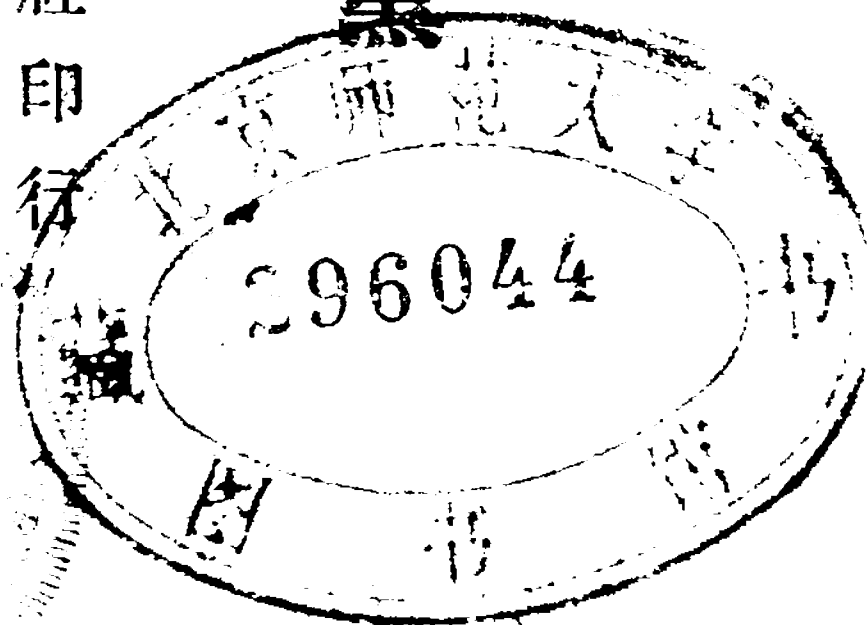
輩

東二信通社家洲國
教社業司給發
05 157 02



北师大图 B2528524

革命週報社印行



1/83

## 寫在篇首幾句話

這是一篇尋根究底，覓人破綻，說不到什麼主義的急就章。作者並非空着沒事做，和陳公博輩閒開心，或故意和彼輩爲難；是怕真理和事實被似是而非的偽言所掩蔽，危害人類社會實甚；故草草作就，分期登載於革命週報，冀在某範圍內，使鬼魅無可遁形，不復有作祟餘地。

中國人亦太苦了：外有吃人的帝國主義，內有吃人的僚閥豪紳；赤色帝國主義出世後，國內復有吃人不吐骨的新怪物共產黨，張牙舞爪，活剝生吞，其殘忍慘毒，遠出於僚閥豪紳之上，其外援赤色帝國主義，亦較白色帝國主義爲尤暴狠。人民九死一生，才自拔於赤化危機，得以少舒喘息。不料共產黨惡焰未衰，灰色共產黨繼之而登堂入室；被迷醉者不論，識破詭謀者，亦很少有人大聲疾呼，一一解剖其真相。人民垂死之餘，倘任彼輩奠定

其堅牢不振之基，而大唱其民死主義，吾民尙有噍類否？

此篇之作，無多奢望；只盼一部分被迷醉未深者，或因此回頭，一部分未被迷醉者，或因此不再上當，同時也許引出許多高明的辨姦論來。完稿後，友人勸另印小冊發行，以廣傳播；謂『多一人回頭，即減一分民死；少一人上當，即增一分民生。』當我下筆草此文時，原有這點意思，故不顧有沒有成效，也不顧人家罵我文章怎樣不通，怎樣不配出單行本去災梨禍棗，竟悍然把牠出版了。

十七，十一，十三景明寫於滬寓。

# 目錄

- (一) 引言……………一
- (二) 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八
- (三) 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的最高原則……………一四
- (四) 三民主義及民生主義的解釋……………二二
- (五) 改組國民黨……………三四
- (六) 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四〇
- (七) 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五七
- (八) 階級鬥爭……………六五
- (九) 結論……………七四

## 一 引言

陳公博輩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忠實的國民黨員，革命的國民黨員；主張改組國民黨，統一國民黨理論；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和專政集權；以外陳公博且在黨的改組原則文中，列出五個信條：

- (1) 相信總理的全部遺教是我們一切思想行動的標準。
- (2) 相信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是最正確的解釋，反對唯心派及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釋。

(3) 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最高的原則。

(4) 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

(5) 相信實現民生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最終目的。

近陳公博在答繆斌先生論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文中說：「共產黨罵我反革命，第

三黨罵我官僚買辦化的留美學生代表，西山會議派罵我是共產黨，陳祕書罵我是第三黨，現在繆先生更罵我是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在那裏大喊其冤；而且否認當共產黨全盛時代自己做過共產黨，并始終沒有自認是左派。

國內許多黨員和青年，對於陳公博輩的思想行動，又幾『如水之就下』般地信從他。這樣，陳公博輩應該是真正的忠實國民黨員，真正的革命國民黨員無疑了；然而我非單絕對否認，而且要證明他們是灰色的共產黨員。

怎樣證明他們呢？

說他們是禍害兩湖及廣東的罪魁禍首罷，那是陳公博已懺悔而又自劾過了，且有『博在粵平共，天下共聞』等自豪的說話；施存統亦已脫離過共產黨，自首手續，只讓那些搖旗吶喊的小共產黨遵命履行，大名鼎鼎的施同志何必介意被他們所承認爲『我們黨裏領袖之一』的蔣介石，對廣州事變，雖曾說：『就當時直接居責任之地位言，陳公博同志實不能辭其責任，至少應負起引共黨乘虛暴動之責任。故余意陳同志當以革命

者的態度，不惟對廣東民衆與本黨同志，即對當時軍隊亦應引咎自責。讀書研究，不宜論列黨政，往復訐難，引起更多之糾紛。」（見九月三日上海各報載蔣總司令之重要談話中。）然逆料陳公博輩必振振有辭，以爲「陳公博是中委之一，應否負責引咎，當由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蔣介石敢發表這種話，是目無黨紀，從前武漢中央罵他以一人做了黨軍政的獨裁，下令通緝他，用兵征伐他，我們自是不錯；北伐前中央曾否予蔣介石以那樣權限，我們只是不管；我們事後懺悔，迄今觀之，已是多事；全國民衆，黨內同志，廣東及全國人民都奈何我們不得，何用蔣介石發「不追既往」的空言。」他們過去的罪孽，除中央全會及全國代表大會外，什麼都奈何他們不得，所以便證明了也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用共產策略，辦起數十種雜誌，藉以攻擊異己，迷惑青年，動搖政局，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罷，那是他們除革命評論外，同他們一鼻孔出氣的刊物，都可否認同自己有關，且可說軍閥要割據，怎能使輿論不指摘老黨員要腐化，怎能使輿論不攻擊青年要革命，怎能安於現狀，不爲輿論所轉移？政府倒行逆施，動搖是分內事，怎能禁輿論不發表一



切諉諸輿論，反足證明他們和盲從他們的青年的革命精神，及被攻擊者和政府的不革命與反革命。被他們所承認爲「我們黨中領袖之一」的蔣介石，雖曾向陳公博說過：「欲避免本黨目下之糾紛，惟有少發議論，多做事實，此時小冊子愈多，則青年心理愈紛，爲害愈大，而小團體亦愈多，徒使青年思想不一，心志不定，而黨國危機愈甚也。」（見九月三日上海各報載蔣總司令之重要談話中。）然逆料陳公博輩必以爲「黨的根本理論及本黨今後應該努力的方針，由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後，方有一定的準則，不能由少數有偏見的，或有特別立場的人來認定，應有法定的，最高機關負審查責任，然後真正三民主義的言論才能流行；而一切反三民主義的言論才得禁絕。」（十四期青年呼聲中語）他們現在的陰謀，除中央全會及全國代表大會外，什麼都奈何他們不得，所以便證明了也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是唆使黨羽，把持黨務，排除異己者不予登記，引入不知名的灰色共黨，達其黨權獨攬的目的罷，那是他們可以說自己沒有辦黨務；而且可以說不予登記的確是腐

化分子；引入的不是共黨，即共黨亦沒有證據；即有證據，有要人作保，亦可無事的。況輿論權在手，已造成『打倒腐化』的唯一目標，黨部發現幾個共黨未必爲人所注意；子女及親戚學生的多數都已赤化的于老前輩高踞中央黨部，人即注意，亦何妨乃公事？所以這樣證明仍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辦大陸大學是繼于老前輩辦上海大學做南中國共黨製造場的前例，造成灰色共產黨的新幹部，以便逐漸操縱學生會，教育權，民衆運動，實施其黨以外的基本工作罷，那是他們可以說：『我辦學是職業，難道也犯法？』并可以說：『蔣介石同志原教我少發議論，多做事實，辦學不是做事實麼？說我多辦小冊子足以惹起黨的糾紛，使黨國危機愈甚，或還可說；難道小小做一點事實——僅辦一個大陸大學，也有什麼糾紛和危機麼？于前輩是于前輩，我們是我們，儘管上海大學是南中國的共黨製造場，怎見得大陸大學便要造成灰色共黨的新幹部！』至於操縱學生會，教育權，民衆運動等話，他們更可大罵人家造謠生事了！所以這樣證明也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捲款潛逃，拿金錢來大辦刊物，誘惑青年罷，那是他們更可以傲然嗤之以鼻說：『中央沒有拿辦明文，吳稚暉對滬報記者「顧全面子」的話，便是有意倒蛋。』革命評論十七期短訊欄答張世豪：『感謝先生的質問，革命評論的著者十分之九不受酬，而銷數之多，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足可自立，先生若要找後台老板，在言論上分析便得了。』有這些不吃飯做文章的著者，銷數又多，（聽說不大向書店收錢）自然足可自立了！這與金錢什麼相干？至於拿金錢誘惑青年的話，他們大可借此說你侮辱青年人格了。所以這樣證明仍是沒有用的。

你若問他們：『同是一個吳稚暉，同是一個汪精衛，不到一年工夫，怎麼交換被許多人歡迎，交換被許多人痛罵呢？這不是你們的許多黨羽和刊物造成的空氣是什麼？』他們馬上就可以回答：『吳稚暉本來腐化，汪精衛本來高明，去年許多人被假輿論所迷朦，今年許多人才被真輿論所喚醒；況自古有忠貞一世變節一時者，亦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人事變遷，一年已是很久了！』這樣，你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你若再問他們：『同是一個政治分會，怎麼在你們手裏便是不可少的東西，在他人手裏便變成萬惡的制度呢？』他們亦馬上可以回答：『我們是革命偉人，他們是腐化的軍閥。』這樣，你也沒得說的了！

一切一切，我們也可說：『前車後軫，事實昭然；』而他們亦可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那麼，他們即是灰色共產黨，亦終於證明不了的麼？不，不，有真憑實據在。且丟開他們的行動，一觀他們的言論。

## 二 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

他們第一信條，要拿總理的遺教做他們思想行動的標準。他們的思想究竟如何呢？且看他們對於第二信條是否實踐？第二信條是要以民生史觀來解釋三民主義的。他們反對唯心派及似是而非的解釋，固亦不背信條；然他們開口物觀，閉口物觀，是物觀即民生史觀呢？是發覺到物觀較民生史觀高明，才向第二信條革命呢？還是早知民生史觀要不得，但表面不得不敷衍的陽奉陰違呢？待我先略引民生史觀和物觀的定義與異同來：

(1) 民生史觀是以民生為中心說明社會組織和進化的原理，也可以說是以人類求生存為中心說明社會組織和進化的原理。

(2) 唯物史觀是依據物質生產力的狀態說明社會組織和進化的原理。

(1) 民生史觀所說的民生的根本要素是「人類的生存」。

(2) 唯物史觀所說的物質的根本要素是「物質的生產力」。

(1) 就民生史觀說，無論是原始社會，封建社會，現代社會，和未來社會，求生存原是古往今來一切人類社會的中心力量，是永久不會有變更的。詳細點說，吃飯穿衣住屋走路乃至求知識和享樂，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不過個個人都要維持生存，都能充實生存，就要等待未來社會纔能實現罷了。

(2) 就唯物史觀說，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原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無論在任何形式的社會都是說得通的，但是把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聯在一起，而且把生產關係解做法律上的財產關係的時候，那只有有階級的社會纔是這樣，至於有史以前的原始社會以及未來的新社會，就不容易說明了。……唯物史觀有大部分只能適用於有階級的社會。

(1) 民生史觀的民生內容，除了衣食住行四件事以外，還包含着育和樂兩件事。

(2) 唯物史觀的經濟內容，只是衣食住行四件事。

以上是引用現代中國一卷四期李平凡著的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中的原文或意

思；馬濬施存統同在現代中國做文章，現代中國一卷四期是六月十六出版的，馬施迄今並沒有辨論，想是對李氏的文章沒有什麼異議罷！而且在陳公博明列以『民主史觀解釋三民主義』以前，中山先生早有『歷史的中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馬克思主義是病理不是生理』的話，民生史觀和物觀不可稍有混淆可知。現在且看陳公博輩是否實踐他們的第二信條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我遍看他們的刊物，却不見有一處用過民生史觀來解釋，只到處見到『歷史派的觀察』，『科學派的解釋』，『我究竟是迷信科學的人』，實在熬不住時，便也接七連八的『唯物派』提防潰決般噴湧出來了。畢竟是陳公博乖，他總是改頭換面避名就實地用出他心中所欲用的名詞來。他在革命評論十六期二十三頁裏有下列的幾句：

『我究竟是迷信科學的一個人，無論何時，都是應用科學方法。每遇一問題排在目前，便忍不住要先分析好。彭學沛先生批評我，每談到國民，便要換算階級。』

在革命評論第一期今後的國民黨裏，又有：

「巴黎和會的反動，在唯心派的觀察，無不痛罵帝國主義的毀棄信義，紊亂和平；但在歷史派的觀察，并不是很希奇的一件事。」

我抄了他這幾句東西，尙沒有下文，人家一定要罵我個死，說我連科學都要干涉他迷信，干涉他應用，真真荒乎其唐了。無如他的革命同志施存統不到底，在革命評論十期如何保障三民主義一文裏說：

「現在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的確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大體地區別起來，只有兩種大不相同的解釋：一種是科學派（或歷史派），底解釋，另一種是玄學派（或理想派）的解釋。這兩派人對於三民主義解釋，有許多是完全相反的。科學派底解釋，站在唯物的觀點上，以事實爲根據，目光注視於大多數被壓迫民衆（主要是農工）底力量和利益，始終遵守着革命的原則和革命的精神……」

科學派之下註以歷史派，接着說：「科學派的解釋，站在唯物的觀點上。」使不懂唯物唯心和民生史觀的人，也知道陳公博的「歷史派」便是「科學派」；而所謂「迷信科



學，『應用科學方法』便同是指『唯物派』了。施存統說滑了嘴，在短短的一文中，竟忽而『唯物派』忽而『科學派』，用至十六次之多，尤明白的一句是：

『科學派以爲三民主義是唯物的，多數人（按指農工）的革命主義。』

他們到底以民生史觀即是唯物史觀呢？還是將民生史觀同唯心派一樣和唯物派站在反對地位抑或在施存統說的『兩種大不相同的解釋』的兩派（唯物唯心）以外還有未被施存統提及的民生史觀？照他們第二信條看來，大概不至於丟開民生史觀或將民生史觀當作唯心派或當作似是而非的解釋法的，然而怎麼將唯物史觀替代民生史觀來解釋主義呢？以爲二者同是一個東西麼？博識如他們，必不至於如此不分真偽，陳公博在答繆斌文中說：『但不客氣的，我承認民生最大問題就是經濟，』這個『最』字，可以說是一字千金了！其實民生史觀，豈單較唯物史觀多育樂兩個條件而已呢？根本不相容，中山先生早明明白白地說過了！退一步說，陳公博輩果然不懂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有什麼不同，但既已明揭第二信條，却何故一定連民生史觀的名詞而亦不肯一用呢？倘

以爲信條未確定以前沒有注意，或以爲陳公博的『迷信科學，『歷史派』等各詞不能便指爲即唯物派名詞，則施存統的接七連八地使用唯物派名詞，困明明在他們確定信條（在十期）以後的十一期中發現的啦！這樣恭恭敬謹定起信條來，同鈞魚用餌捕鳥用圈的老把戲有什麼兩樣？哼！忠實的國民黨員就是這般忠實，麼？革命的國民黨員就是這樣革命，麼？明白的儘管明白，受騙的早已受騙了！至於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他們是忠於國民黨的確解，或是忠於共產黨的曲解，且待下文加以證明。

### 三 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的最高原則

前文說的陳公博輩一味直接間接應用唯物史觀，連民生史觀的名詞也不提一提，並不是說他們不該應用唯物史觀，是說他們不該一面立起『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是最正確的解釋』的信條，一面却違背信條視民生史觀如廢物，况辨正法的唯物論，真懂科學的，誰還重視郭任遠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一文，還欠駁得淋漓盡致麼？所以與其說偽共產主義是唯物的，毋甯說牠是唯心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容易起革命，怎麼英美不起革命，俄國偏起革命呢？列甯要縮短時間，豈非更不科學，更唯心！陳公博輩拿『唯物』、『科學』說得震天价響，不知騙的是誰？我在這裏要證明他們並沒有實踐第三信條『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最高的原則』也同前文一樣，並不是單說他們不該信仰共產主義，而是說他們不該違背自己所立的信條。倘他們被我證明既違背信條，又信仰共產主義，同時又自稱國民黨忠實同志，那麼他們不是灰色共產黨又是什

麼？

民族主義第四講明明說：『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共產主義，蒲魯東巴枯甯所主張的才是真正共產主義』（因室中一時找不着三民主義一書，故僅取其意而未抄錄原文。）且中山先生并會指摘過馬克思學說是病理的。陳公博輩斷章取義地到處大揭其『總』理說過：『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以張僞共產主義之焰且每有論列，無一不拿僞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相提並論。雖有『中國目前只應行三民主義』的話來，搪塞，然『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要談革命，只有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一途』的話，却說得格外有聲有色，他們承襲馬克思偷竊共產主義名詞的老法，將社會主義一個名詞，也竟收做專賣品了。世人不全是瞎子！除僞共產黨欺人自欺，戴着紅色眼鏡只見一切都是紅的以外，誰不知道歐美所謂社會主義是包涵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合作主義，基爾特主義……的僞共產主義不過是反動式的社會主義之一罷了，由得你們標榜着『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金字大招牌，專賣其第一等劣貨麼？你們雖也苦心孤詣地敷衍着

們口頭上獨一無二的「總理」所遺下的三民主義，亦曾想到三民主義和偽共產主義根本不相容，不僅是偽共產主義不合於中國的國情麼？偽的，病理的，以恨爲出發點的反動主義，在發難地的俄國，且倒退而行新經濟政策了，歐美人不全是盲目盲心者，容得了這反動的怪物麼？可憐老大中國的青年易欺，被你們洒得病菌遍體呵！尤可笑的，『到相當時期，連被認爲革命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也要用革命者的態度棄之如敝屣了』的意見，竟公然見諸革命刊物中的革命論文裏了。所以說陳公博輩不是灰色共產黨，便砍了我的頭也是不信。現在且拿些真憑實據出來再說：

『中國革命，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直接走上社會革命，是一回復到國民革命。共產黨是屬於第一項主張改組國民黨，及傾向第三黨，屬於第二項。』按：不主張改組國民黨的國民黨員，連第二項的革命也算不到了。）

『……一個是先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一個是後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或民族革命。』按：國民革命即民族革命，雖和社會革命相提並論，自然不及

社會革命即共產革命是世界的革命立場了！

『國民革命……準備將來共產或叫做民生主義實現——過渡方法，就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或新經濟政策。——按：民生主義硬要同共產並提，且湊入一個俄國所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對共產主義，真是『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了！』

『……況現在革命的潮流，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民族鬥爭，而民族鬥爭的裏面，還是有階級做骨幹，絕不是超乎階級鬥爭範圍以外……按：即此，可見國民革命遠不及共產革命了！』

以上引一卷一號及一卷五號革命評論，及二卷二號現代中國中馬澂論文中語。『孫先生說知難行易，列甯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不會有革命的行動，都極精粹。』按：孫先生和列甯並蒙抬舉了。）

『……就都是什麼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徒，真正明白了中山先生的精神，馬克思列甯的學說……按：三民主義和偽共產主義一樣地可貴了！』

『馬克思列甯等的著作——都是很重要的——他們慢說全文翻譯，就是概括的介紹有多少？他們自己整個的著述又有幾冊？一部機關雜誌的嚮導對於當時時事的指導與批評固大致不錯，但說是共產主義的宣傳雜誌，當誰也不會相信吧？共產主義那樣艱深的學說，共產革命那樣艱難的事功，信徒們不先給大眾以健實的生理栽培，唯求空虛的心理喚起，其結果那得不失敗？』（按：這樣贊美共產主義及共產革命，且深惜其失敗之原因，在於少宣傳書籍，於是乎革命評論以下數十種刊物，便繼續嚮導而起，際在三民主義背後宣傳，并驅國民黨的靈魂而僅存其驅壳了！）

『……同時什麼主義學說都不是永遠的，絕對的，一定的抽象的；其價值，其意義，其作用——簡言之，一般真理的具有性，都是在某一客觀狀態之下才可以獲得，才可以具有的原故，所以我們又不拘定地死守一個。譬如我們去年按實際狀態可以贊同某主義某學說，今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反對或修正該主義該學說，明年也是一樣。換句話，一切盲目地偶像崇拜或依歸的態度，在我們是毫末也沒有的，我們如果

是一個實際而非玄妙的革命家，這種態度始終不應當有自不待說。『按：這樣一個實際而非玄妙的革命家，自可佩服，（孫行者或者也佩服）但是第三信條又怎麼立起來的？你們口頭上獨一無二的「總理」在天之靈在哭了，他哭的是國民黨的毀滅，不知是今年還是明年的事！』

『……現在應當革命新生的時候，某黨當做些什麼事，某派當做些什麼事，我們只要自信以為不錯，也不客氣願意貢獻的當做而不做自然是要攻擊的。』按：共產黨應做什麼事，國民黨應做什麼事，怎不分配出來大概如你文中說的『不過這些話不能在這兒多說』罷！』

以上引革命評論一卷一號劉侃元做的一九二八年與我們文中語。

『據我們個人底研究，以為中國革命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繼承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另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的目的地雖然相同……』按：他下面單引了中山先生相同的話，把中山先生指馬



克思主義是病理的，是僞的……種種，却一字不提，這不是背着三民主義的招牌而宣傳其共產主義是什

『共產黨在客觀上雖沒有完成中國革命的可能，但他還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且有鮮明的共產主義做旗幟，在事實上在理論上還說得通。』（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是共產黨專有的基礎，國民黨是沒分的，共產黨非單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也說得通的，這樣有實力有理論事實上說得通而且鮮明旗幟的共產黨，施先生是如何硬着心腸脫離出來的？）

以上引一卷一號革命評論及一卷四號現代中國中施存統論文中語。

好了！好了！再引未免浪費紙張，即此也足證明他們處心積慮的所在了！不，就說他們違背他們的信條好了！自稱是『我們獨一無二的總理忠實的革命的信徒』呀！你們既是實際而非玄妙的革命家，不拘定死守一個，今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反對某主義，明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修正某學說的，又何不連自定的信條一并反對或修正了，做個旗幟

鮮明的好漢呢？

#### 四 三民主義及民主主義的解釋

真正的社會主義，方法雖各有不同，然求人與人間的經濟，行動，思想，教育，娛樂的平等自由，并合意地組織起來，向進化路上去創造，以博愛的精神去互助，則無不一致。馬克思主義，配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麼？馬克思佔用其半途乖離的同伴巴枯甯所主張的共產主義之名以名其主義，巴枯甯爲避免混淆計，竟倒過來名其真正共產主義爲集產主義，共產主義之名既僞，則所謂社會主義當然亦僞。馬克思的僞共產主義以反平等的階級，反自由的專政，反互助的鬥爭和資本集中，爲其學說之中心，則實質亦僞了。且以限於一段落的生活演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爲研究的範圍，肯定此後全世界革命的必然趨勢，更加上科學二字於其主義之上以相號召，則是僞之又僞了！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身受亡國慘痛，故報復色彩特濃；馬克思是熱心社會運動者，目覩無產階級的淒楚無告，故不平之氣不可復遏；於是理智被情感所抑，本想以主義救濟社會，其流弊反致貽害社

會於無窮。在這樣慘酷自私的社會之下，人類原有急功近利復仇報怨的弱點，馬克思利用人類弱點，遂創爲極反動的學說；他固以爲藉階級鬥爭以達到階級獨裁，勞工專政，藉階級獨裁，勞工專政以達到人類的平等自由；不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種惡因，怎得善果？強曰可能，則請以治病爲譬：有病人在此，只求速愈，却不以藥石和醫理去調治，能見效麼？又如有一癲瘋者於此，不根據科學，便要傳染得病人更多；不根據正義人道，便要將癲瘋者燒死，而不再求治療之法了。甚焉者，除去癩疥，養成癰疽，後患尙堪言說麼？馬氏之說，縱使驕橫滅沒了人性的資本家可以用鬥爭打倒，但使佔人類大多數的無產者挾其報復的惡意，轉居於壓迫者的地位，那麼世界上不將多造出無數倍的驕橫滅沒了人性的人麼？馬氏以爲資產階級到相當時自然崩潰，只要人們加以努力就是；然怎麼資本發達的英美不起革命，而革命反起於經濟落後的俄國呢？馬氏徒啓人類以爭殺的動機，因其主義是反科學的，反正理的，故其目的無完成之望；果完成了，亦僅使人類光明遲若干時發現罷了。社會主義自有其光明大道，反動的偽主義，中國行不通，歐美便更行

不通，今日的中國行不通，將來的中國尤行不通，因為無論人類有如何弱點，總是愛自由的，革命總是向自由之路的，迷醉一時，豈能迷醉水久？

或以爲僞共產主義是反動的，俄國又怎麼能實現呢？這除却上面說過的利用人類急功近利的弱點外，尚有很多原因：（一）俄國平民之下有亡國奴和農奴很多，易起反抗；（二）其時歐戰方酣，是革命絕好機會；（三）俄國一隅自大，外力不易干涉或壓迫；（四）俄虛無黨有百餘年奮鬥及被虐殺的歷史，至此便一發不可遏止。有此四因，故當革命之始，各派社會主義者及民主主義者無不聯合一致起而推翻舊制度，布爾雪維克僅各派中之一罷了。卒以列甯梟桀，用非常暴烈手段，推翻克倫斯基做首領的民主政治後，各派相繼被他殺害，驅逐，監禁，利誘，威迫，於是所謂共產革命乃得告成。列甯的成功，除上舉四個原因及其使用非常暴烈的手段外，尚有兩個原因：一是在馬克思以無產階級爲革命唯一基礎外，利用「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得以利誘俄屬各民族不致離散或反抗；及後俄國局勢稍定，各民族終失了民族自決的願望，而奴服於赤俄武力之下了。一是列

甯要縮短馬克思肯定的革命可能時期，加工製造布黨；於是使用種種陰謀，利誘威脅，殺人如麻，雖利用有效於一時，卒以農工怠工而改行新經濟政策，所謂共產革命精神，已所存無幾了。列甯死後，政爭劇烈，迄今斯塔林輩一面以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布黨實行燒殺政策，以維持其政治信用，一面將革命元勳托爾斯基放逐，以防政權為其攘奪。國內官僚及與官僚有關係的財主則威福自恣，與資本國家不少差異，貧民為乞丐，婦女為娼妓的滿坑滿谷；最近失業工人已達七百餘萬之多，（事實已略寫在左派在那裏文中，該文載革命六十四期）布爾雪維克此後的成敗是另一問題，而以為無產階級甚至於全人類謀幸福而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幸福在那裏？全人類又受到若何影響？照中國論，數年來最大的損失——人心墮落和惡化，却受了赤俄的厚賜了！所謂勞工專政的共產社會國家，不過如是如是。

我國共黨盲目盲心，甘心為虎作倀，伺機搗亂，年來殺人以數十萬計。灰色共黨，混居國民黨中，除挑撥離間的排除異己，甘言厚利的誘惑青年外，大吹特吹其偽共產主義；如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是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它的唯一的立場，無產階級唯一的救星」；  
「中國目前固應行國民革命，將來自然要到共產革命的境地」；  
「一切一切，盡量地普遍地鼓吹，務使深入人心。不知偽共產主義的反科學，早被郭任遠駁得體無完膚，非但反動的主義貽害無窮，俄國且已證實，說不到是社會主義；實則三民主義已含有偽共產主義對的部分，而毫無偽共產主義反動慘酷的流弊，灰色共黨似乎不抬偽共產主義，便恐失了革命者本分，抬了起來，又恐招國民黨之忌，於是別出心裁，不提三民主義則已，提起時必聯帶將共產主義纏來繞去，說個不已。此外「科學」啦，「物觀」啦，「無產階級」啦，「社會革命」啦，便當是偽共產主義所獨有的東西，一舉筆這些名詞便連翩而至。唉！可憐！  
可憐！中國共黨及灰色共黨又要將列甯革命時期縮短，實行派大肆燒殺，理論派大談主義，不知馬克思早做了科學及社會主義的罪人，列甯早做了馬克思的罪人，灰色共產黨又做了列甯的罪人了。灰色分子不稍自知，尙嘍嘍不已在那裏得意驕人，真是「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兒」了！

本文原是接着前文證明陳公博輩沒有實踐第四五兩信條，而且都是背於信條的理論；因本文要說的話，頭緒繁複，故不得不在上面先說一大串看似與本文不大切近而實是根本相關的話，當作一個參考。現在回歸本文，先看陳公博輩的第四五信條：

(4) 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

(5) 相信實現民生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最後目的。

上舉的他們兩個信條，除民生主義不知他們作何解釋外，可說沒有背於三民主義的。胡漢民先生說：「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用胡先生這些話來解釋他們的第四五信條，不見得有什麼錯罷！然



而馬濬先生却這樣說：「故中山先生說：『……可以說共產主義就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有許多人以爲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與「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兩個根本原則的精神相違背；其實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必要的手段。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目的，乃是實行共產社會；換一句話說，即是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的世界，那不是世界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實現麼？（原文見現代中國二卷一號，下同此。）中山先生以馬克思主義是偽共產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前文已證明過；我再引些中山先生的話來證明，看他們隨處引用的「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亦即是社會主義」是否中山先生說的共產主義便指馬克思的偽共產主義或偽社會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中說：「……因爲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

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捷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去包括。」民生主義第二講中說：「……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在試驗之中。」又說：「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的。」試看中山先生這些話，三民主義和偽共產主義，不是冰炭絕不相容的麼？以不相容的兩個主義，硬要拉在一起，曲解附會，而且隨處背了自己定的「相信總理的全部遺教是我們一切思想行動的標準」的第一信條，與「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最高的原則」的第三信條，把馬克思主義尊崇得天般高，（至少也同三民主義相提並論。）把三民主義的真義毀棄殆盡，務合於偽共產主義的作用，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必要的手段」，試問陳公博輩所附會的即共產主義亦即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也要去勞工專政麼？總理全部遺教何曾這樣教你們來？至於說「實行共產社會，即是實現無

階級無國象的大同世界，亦即是世界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實行。」那無異說水之冷卽是火之熱了；世界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何辜，橫遭馬先生枉誣至此！馬克思唯一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其反對民族和民權的運動，是很顯然的事；列寧見第二國際因此瓦解，才加上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使弱小民族做他的利用品或犧牲，也是很顯然的事。馬先生因要用「真正主張社會革命的，便不反對國民革命」一句話，引出他所念念不忘的「真正主張國民革命的更不反對社會革命」一句話來，便把馬克思也曲解做不反對民族和民權運動了。況既說民生主義卽是社會主義，則國民革命對社會革命，有何反對之可言？其實呢，馬克思主義既是偽共產主義，亦卽是偽社會主義，根本上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任你怎樣曲解附會，不能望三民主義者不反對偽共產主義，亦猶如不能望偽共產主義者不直接間接反對三民主義一樣。所以馬先生爲敷衍三民主義宣傳偽共產主義計，既不能不說三民主義卽是共產主義，又怕果這樣說到底，未免有傷共產主義的尊嚴，便不能不說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過程。於是他又這樣

說：「況這個革命的成功，是要集中一切革命，實行工農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自然算不得單純嚴格的社會革命了。」又說：「……所以國民革命成功得愈普遍愈徹底，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愈多。」照這樣說，你們自定的第五信條中國國民革命的最後目的的民生主義，即是真正社會主義呢？即是偽共產主義呢？或甚至是偽共產主義的過程呢？要斷定他所指的是那一種，且再看他對三民主義如何解釋，換言之，他對他們自定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的第四信條是否實踐？我們看他說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系統上說，本有連環性質；所以中山先生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見三民主義原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我們又怎樣可以去分出那是手段？那是目的？」這等話，已是很對；他却在一轉語間，要分出先後大小來，說「經濟平等即是民生社會的實現，自然國際平等和政治平等都不成問題。」

試問馬克思的共產社會，是民有民治民享呢？還是工有工治工享呢？中山先生不是反對「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麼？僞共產黨種惡因而妄說能收善果。所謂國際平等，只見赤俄在那裏變相的侵掠或壓迫各弱小民族及搗亂我國無所不至；所謂政治平等，只見全俄政權操在斯塔林一人，至多也不過幾個領袖手裏罷了。敢於這樣自欺欺人的馬濟先生，所以竟一手遮天般敢說：「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是民生主義的手段，而民生主義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目的」了！他因為只有民生主義可以曲解附會到僞共產主義，或做僞共產主義的過程，於是把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做了民生主義的手段，便隱隱為僞共產主義張目，以達其素願；還管什麼信條不信條？總理遺教不總理遺教？最希奇的，他竟把三拉一體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當作民族革命看待，他說：「：然而世界革命的立場只有一個，而革命的潮流，却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是先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一個是後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或民族革命。」（見革命評論第五期。）這是何等悖謬的話！他又在雙十創刊號裏科學的民生主義一文中說：

「……縱然在民族運動上，不能反對階級鬥爭；而在階級鬥爭上，亦決不能不承認民族運動，否則中國無產階級自身力量沒有鞏固……因此中國小商業者，及農民，遊民無產者，只有民族鬥爭，才能解放自己。」對於遊民，不思感化或設法安插使成爲非游民，却要遊民也去鬥爭，豈非大奇！（至於所說「不能反對階級鬥爭。」且留待下文再論。）只馬濟先生一人的大理論已足代表他們並沒實踐第四第五信條而且違背信條至於極點。此外三民主義革命的社會基礎問題，對於三民主義是否三位一體有連環性的或相輔而行的，以及是否國民革命以民生主義爲最後目的，均有絕大關係！陳公博輩大吹大擂地討論着，在下也不能不加以辨正。但此處已足證明他們並未遵守信條，而且對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居心叵測了。

## 五 改組國民黨

上文證明了陳公博輩表面上拿五個信條敷衍國民黨，實則處處在直接間接毀滅國民黨的理論，抬高偽共產主義的身價，而貫徹其灰色的精神；因此他們主張『改組國民黨』，『統一國民黨的理論』，不問而知要改成什麼黨，統一成什麼理論了。不過我還有兩個小小的憑據，不忍秘而不宣，減損了他們『忠實』『革命』的程度，故也要寫了出來。他們不是力竭聲嘶地喊着『國民黨不改組便喪亡黨！』十三年改組以前的革命不是革命，十三年改組以後才是革命的黨；現在又變成不革命反革命的黨了，故非以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來重新改組不可！麼！他們又不是念念不忘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視為國民黨全精神的所在麼？好！小小的憑據，就證明他們的動機和居心了。

偽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二十二期，譚平山致該刊物的信的末段：

『……但是布哈林同志去年十一月演說當中，也有說『國民黨的左派下層黨員應

該聯合起來，反抗他的上層反動領袖」又說「國民黨應該提出再改組的口號」在布哈林同志的意思，似乎不同意於打倒國民黨的標語的。而且布哈林同志這幾句簡單的話，似乎已將國民黨裏的革命份子的正當出路，完全指點出來了，而且在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當軌道和出路說來，也有很大的價值。」

布爾塞維克二十三期，典琦做的隨感錄（四）第三黨是將歸宿於什麼主義的末段：『如果他們一定要說，他們信奉的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的三民主義，不是現在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那他們就應該知道兩點：第一點，這個宣言是鮑羅廷起草，瞿秋白翻譯的，他的精神是共產主義，不是甚麼三民主義；第二點，這個宣言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方能稱配，方能實現……』

三民主義本來注重為農工謀福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僅申其義，非十三年改組後始有所謂農工政策的；俄國的大工具第三國際及其小工具中國共產黨陰謀暴露後，使中山先生尚在，早取銷聯俄容共政策，不容其毀滅國黨，是可無疑義的。國民黨既



被共產黨分化搗亂，迄今腐傾的貪念偷惰，暮氣日深；惡傾的與共產黨表裏爲奸，尤呈險象；如果有心救黨，趕速一致團結，消極的努力驅腐，繼續驅共，積極的砥礪學行，公而忘私，把國民黨逐漸整頓起來好了，那裏談得到重新改組？更那裏談得到十三年改組的精神？聯俄容共，幾危黨國，此非中山先生寬大之過，實赤俄與共黨寡信背義，乘中山先生去世，遂野心勃發，演成一齣慘劇罷了。若說十三年改組後，始有農工運動，須知國民黨的農工運動才顧到農工真正的福利；共產黨濫發不兌現的支票，是要民死，不要民生，充其極亦不過爲共產黨造勢力，與國民黨有何關係？施存統說：『共產黨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斯塔林說：『在中國有組織的工人三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數千萬。』他們即以中國農工運動全是共產黨的，沒有國民黨的份，無怪乎陳公博輩只謳歌十三年改組的精神，而聯俄容共以前及此後的革命便都是非革命或反革命了！只贊美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重視農工，而三民主義全部便不復有顧及農工的理論了！不然，陳公博在黨的改組原則文中，怎麼對各派都要排出國民黨以外，獨不提起共產黨，而且要在相當時

期恢復聯俄政策呢？馬澹主張集權，陳施輩主張專政，不背中山先生均權的主張麼？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不背建國大綱？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的話麼？又不背民權主義「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的話麼？對於「總理遺教」及旁的都可遷就或改變，獨對於十三年的改組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却奉爲一尊；縱共產黨的刊物布爾塞維克的話未必可靠，而陳公博輩的言論，對三民主義這樣矛盾，對布爾塞維克的話又這樣吻合，結果，他們還不能不承認是灰色的共產黨，而布爾塞維克的話，便也不容人不信了。

真是一個妙絕千古的策略啊！斯大林用第三國際名義革退了右派共產黨譚平山等，以鼓左派共產黨彭湃賀龍朱德毛澤東輩的燒殺精神；布哈林又勉勵左派國民黨（右派或灰色共產黨當然在內）聯合起來，反抗國民黨領袖提出改組口號，間接爲蘇俄盡忠拚死；斯布二人雙管齊下，左扯右拉，演來真好看煞人！

此外尙有一段布爾塞維克記者答譚平山的話，也頗有趣：

「……至於說布哈林的報告和斯塔林的報告，關於中國共產黨員數目多少不同，相差至二萬，但先生須知：後者報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前者報告則在去年八月，這個時期正是全國大反動時候，共產黨員人數之銳減乃是必然的事，即如先生自己亦是在這「二萬人」的數目中減出去的。」

共產黨減出去的二萬人，除少數仍做其右派共產黨或隸屬第三黨外，多數還不是鑽入國民黨裏去，站在國民黨左派旗幟之下，承布哈林的意旨而奉行唯謹麼？那麼，他們「明攻棧道，暗渡陳倉」般同第三黨不接不離，加工製造所謂左派青年和聯合左派的下層黨員啦；一唱百和，口伐筆誅的反抗所謂反動的上層領袖啦；單贊同改組主張的信，他們已接到三千二百五十二通，認為主張改組的已形成強固的壁壘啦；又那裏是意外的事？萬一此後斯塔林同布哈林做了政敵，因中國灰色共產黨勢焰滔天，改組國民黨的大功告成，勳業巍巍，遠駕中國左派共產黨之上，便不免要氣死了斯塔林，快活煞布哈林；或又因灰色共產黨終於被國民黨及人民所撲滅，使布哈林快活變為快死，那才是「俄

人奇計高天下，賠了金錢又殺身」呢！

陳施諸『忠實革命同志』呵！我這裏大引其布爾塞維克刊物中的話，你們不是早同譚平山『同志』站在『革命立場』上說得妥妥貼貼了麼？我這個蠢物，尙嘵嘵不已，作爲大好新聞資料，大概被你們笑得齒冷了！

## 六 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陳公博輩的文章，真有神出鬼沒的本領：在這裏這樣說法，在那裏又那樣說法，換一個地方又是更不同或回過來的說法；在這時這樣主張，在那時那樣主張，換一個時候又是更不同或回過來的主張；第一個人這樣攻擊或介紹，第二個人又那樣攻擊或介紹，第三四人……又更不同或回過來攻擊或介紹，甚至於一篇文章裏，和自己少數幾個人的言論，也很有矛盾的地方。這是什麼緣故呢？無非故意弄得撲朔迷離，在或反對或贊成之下，介紹些馬克思的大主義，赤俄的大政策大設施，共產黨的犧牲決心和革命精神，給青年們做個標準，同時可以罩過國民黨的眼目。試看他們一派的刊物，一個個隨時隨處一面也說國民革命，一面高抬馬克思主義，視為世界唯一的革命系統；一面反對俄國野心，一面盛稱俄國善政，相當時仍須聯俄（新出版的黎明且主張馬上『可以與蘇俄恢復邦交』了。）一面也說共黨搗亂，一面攻擊反共者屠殺青年，并以目下共已肅清，要清的

不是共，只是些最革命的國民黨忠實同志；他們的居心不是很顯然了麼？最妙的，他們對共產黨員的陰狠欺騙，滅絕人性滅絕人類的行爲，只說是「幼稚病」，似乎成熟起來便是最革命的了！對第三國際的命中國共產黨大肆燒殺，爲俄當局保全政治信用，俄國聯日而犧牲我國滿蒙，及過去消滅國民黨陰謀，只說是「爭革命領導權」，并謂「第三國際蘇俄，俄國共產黨不是三位一體」（陳公博語）以貫徹其「相當時期聯俄」之理論；似乎俄國當政的不是共產黨，第三國際不是俄共產黨的傀儡，俄共產黨對中國不是有什麼惡意了！對反科學反自由反平等反進化的偽共產主義，只說是「超時代」，似乎西洋資本發達國家確需要偽共產主義，中國將來仍離不了偽共產主義了！他們這樣變相的宣傳，除較偽共產黨稍緩進外，效力豈不高出偽共產黨宣傳幾倍？此外，當然啦，他們一類的刊物，是具聯合戰線作用的一致反對反共最力者，加以「昏庸老朽」「軍閥官僚」等惡名，以磨滅自己過去親共聯共縱共，及表面是共黨的過來人，骨子裏仍舊是共黨一流人物的罪孽，并使以後無人敢再反共。一致抓青年，給青年一個「革命」頭銜，教他們不必讀書，

專去做所謂革命工作，跟着自己的理論跑。一致主張國民黨改組，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共產造出來的『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而背棄『總理一切遺教』。一致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不管『總理』有沒有這樣遺教，只因俄國已改行新經濟政策，而且俄國有過民主化宣言，怎可不急起直追？況這樣主張，又是變相造成階級鬥爭的初步。一致主張集權專政，不管『總理遺教』中有什麼『均權』、『民有民治民享……』，因為集權專政才合偽共產主義的精神。他們在拜倒偽共產主義之下，同時以己派為國民黨唯一忠實同志而排斥異己者，偏又一致大喊特喊着『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我在這裏便要看一看他們是怎樣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一) 黨外有共產黨 我們看施存統每篇文章，凡遇稍籠統的句子，都用括弧註明其程度或數量如何如何；這樣仔細的人，却說『在兩個形容字眼上做工夫，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然他所說的沒有意思的兩個形容字眼，却又特別在重要的句子上多用而不加以括弧的註明，說是無心，其誰敢信？施存統說：『肥遯先生在『雙十』第二期……他懷

疑我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系統在現在是走不通的一句話中」現在「兩個字，同時也懷疑我所說「總理的革命系統是現在惟一可能的道路一句話中」現在「兩個字。他質問我：是否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現在走不通，「將來或許走得通？」他並且以爲我說總理的革命系統是現在惟一可能的道路，「將來是否可能，是否惟一可能便是問題，無意中反映出總理的革命系統祇是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的過渡。」他自己說這是「近於吹毛求疵，」我底感想也是如此……例如在他底大作中「中國革命的立場與其必然的出路」一文中所說的「我們目前的革命，當然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及一切封建集團與封建關係的國民革命」一句話中「目前」二字。難道肥遯先生以爲「目前」要一個國民革命，日後還要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嗎？我並不是故意反唇相譏，我只是說明單從字眼上「吹毛求疵」是沒有多大道理的。肥遯先生還自以爲比我更進一步，說我還承認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他只承認一個系統……」施先生按着說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是事實；（按：此處曾用兩個括弧註明。）絕沒有意思要反映出「總理」的革命系統祇是



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的過渡；并說國民黨自己有辦法，第三黨第四黨共產黨都不成問題。我們姑不論他所謂國民黨自己有辦法，是否存國民黨的軀壳，代以共產黨的靈魂，自然第三黨第四黨共產黨都不成問題。我們且問爲「將來」對稱的「現在」爲「日後」對稱的「目前」等形容字眼，怎麼可以隨便使用？「是非有無」不是形容字眼麼？一字之差，推翻全部；說是無意思，也同「將來」一樣地無意思了！說是沒道理，也同「現在」「將來」一樣地沒道理了！這樣大疵，何用吹毛以求？施先生在現代中國二卷一期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一文中，有「我相信總理底容共政策現在雖然不能行，（現在國既不容共，共也不容國了。）但這個政策底精神，依舊沒有錯誤。總理容共政策底根本精神，在於集合中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我們不能說這是共產黨底口號，這實實在在是真正國民黨底口號。）以完成中國革命。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決不能違反這個精神」等語，蕭淑宇在革命評論第一期共產黨暴動問題文中，有「假使共產黨能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本着牠當初加入本黨的衷意，絕誠與本黨合作，不於總理逝世之後

力謀發展牠自己的組織，絕盡其挑撥離間的能事，企圖分裂本黨，取本黨的地位以代，到現在。雖不見革命成功，但至少總已推進一步」等話，姑不論共產黨的罪惡怎樣，當初加入是否惡意，及施先生非國共合作革命不會完成的話是何居心，且問這兩個「現在」，是否有當初或將來的對待肥遯先生被青戰第二期戰馬先生指為第三黨，他在雙十第一期裏的原文中，有「……老實說，在由資本帝國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時候，世界是一個革命運動的全體系。波爾什維克雖然跑上前了，但是他後面一羣小弟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國民革命運動，其他被壓迫的勞動運動，如果跟不上來，他也只好道左徬徨，始終走不到路的終點。三民主義目前革命的主要性質，雖然是國民革命；在革命的程途上，雖然是一走一跋，進一步退兩步，有時還好像要跌入泥淖中去，但是他的蹣跚步武，不達路的終點，也決不會割然而止的。總之，在世界革命運動的全體系之下，因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便不斷往前進化，一社會的新興，便是一社會的沒落，除開一條由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底必然的路以外，那裏來的第二條？遑論其三！」他明明說現在國

民革命雖進一步退兩步，但一定往前進化，會跟到波爾什維克所走的路；波爾什維克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全體系之下的一條唯一的必然之路。這樣說，比施先生忸忸怩怩的態度，實在直捷痛快得多！他用的『現在』、『往前』等形容字眼，也並不用得沒意思，沒道理！施先生原是『認定共產黨不能解決目前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見革命平論第一期）才脫離共產黨的，但『目前』是很暫的，以施先生教學生都不要讀書，只去領導農工革命（見革命評論十八期中國革命與學生運動文中）及種種取國民黨而代的策略，縱波爾什維克最近『日後』仍不能解決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國民黨自身也跟上波爾什維克或同化波爾什維克了；還不是同肥遯先生一樣只認一個革命統系麼？即強說不爾亦只在『現在』和『將來』兩種形容字眼上區別罷了！上舉這些話，都不是認國民黨以外尚有並立或先進的共產黨麼？

蕭淑宇在革命評論第一期裏說：『……但是一般人都承認共產黨員多數能努力工作，農工和青年羣衆直接或間接受牠領導的居大多數，客觀一點說，雖然我們看出了

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不忠實，但是不能說牠不是個革命團體。」又說：「當時中央（按指武漢中央）深知湖南農運之錯誤，但尙未將全責加於共產黨，不過認爲共產黨員幼稚過當，應加以糾正。」這是何等崇拜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和原諒共產黨的罪惡！可惜牠的革命精神，只是毀滅國民黨與塗毒人民罷了！施存統在現代中國一卷四期裏說：「共產黨在客觀上雖沒有完成中國革命的可能，但牠還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且有鮮明的共產主義做旗幟，在事實上在理論上還說得通。」無怪乎在現代中國二卷一號裏說：「只能於這兩條道路中選取一條，沒有徘徊四顧猶疑不決的餘地了。」施先生雖時常說「目前」中國只有國民革命行得通，但這樣尊重共產黨，共產黨省了多少宣傳的力氣！上舉這些話，又不是承認國民黨以外，尙有革命很努力，實力很充足，旗幟很鮮明的共產黨麼？施先生最近言論，有「如此國民黨便沒有路走，我們也沒有路走，那便只有走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一條路了」的話。（見雙十第四期）大足耐人尋味了！

劉侃元的理論，那更澈底了！他說：「我們現在的，目的唯在於中國革命成功，將來的

企望，唯在於世界革命實現……」又說：「在這兒還要說的就是我們對於任何學說任何主義毫無偏見，那一個或那幾個適合在最客觀的認識上——於中國現在實際的要求時，我們都主張採擇。同時什麼主義學說都不是永遠的，一定的抽象的，其價值，其意義，其作用，——簡言之，一般真理的具體性，都是在某一客觀狀態之下才可以獲得，才可以具有的原故，所以我們又不拘定地死守一個，譬如我們去年按實際狀態可以贊同某主義某學說，今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反對或修正該主義該學說，明年也是一樣，後年也是一樣……」又說：「……現在應當革命新生的時候，某黨當做些什麼事，某派當做些什麼事，我們只要自信以爲不錯，也不客氣願意貢獻的；當做而不做自然是要攻擊的。」（見《革命評論第一期》）劉先生的革命精神着實比以外各「同志」的遮遮掩掩強得多了！

要主張今年，明年，大概至多也不出後年罷，對三民主義不反對也該修正了！劉先生大概要國民黨做小資產階級的事（還恐未必共產黨，如施先生說的做二百多萬農工的事，如蕭淑宇先生說的直接間接做領導農工和青年羣衆的事罷！第三黨主張農工小資產

階級聯盟，改組國民黨，聯俄，聯共，暴動，和你們所主張的既都明合或暗合；劉先生大概要牠做國民黨以外的事，劉先生自己一派人便做國民黨以內的事罷！好了！照劉先生的話，還那裏是國民黨外有黨，簡直是共產黨外無黨了！即勉強說說國民黨，亦不過是「去年」或「今年」，「過去」或「現在」的利用品就是。

（上文與第三章文中論點相近，故有重複引用之處。）

（二）派內的小組織 黨外尊重共產黨既如上述，黨內各派又都是他們認為反革命分子，不當是國民黨員的，現在且來說一說他們這一派內的小組織：

從前有人說：「汪精衛派中，顧孟餘、甘乃光二人各自成一系，同陳公博不大對，汪也不大信任陳，小組織則以陳系為最多，靠不住的也是陳系。」我當時全不相信，因為（一）看不出顧甘陳等有何裂痕；（二）陳公博輩年來最努力，請汪精衛先生回國主持大計的呼聲，及打倒某某的空氣，全由他們在滬一手所造成；（三）反對小組織，陳公博很早提出（見革命評論第六期）且有「而西山會議派諸先生，猶公然說「我們的西山會議派

和我們的黨部，」等而小之的小團體，不過表面尚不敢反對中央，其實心目何嘗有中央的命令存在？或者更滑稽點說，下命令的人本身即有小組，不過以為自己的小組是合法的，別人的小組是違法的罷了。」的痛切言論。後來他在答繆斌先生文中，說自己始終沒有承認過是左派，我就有些疑他的話靠不住；及在革命評論十七期短訊裏，看見他有「小組是黨的核心，黨團指揮黨員在黨外團體中的活動組織，小組織近來才有，是黨內的組織，若在黨的健全時不應有，」等話知道他的矛盾是出於不得已的。（一）從前己系的小組未十分發達穩固；但自己正在進行中，對西山會議派不得不罵得凶些，使牠不敢效法自己；（二）現在己系小組已發達穩固了，既有系內人來問，否認了，各小組或許從此灰心瓦解，承認了，則和自己前話太相背馳；於是認從前所指的小組是異己的，便是黨團近來的小組是己系的，便是黨的核心；怕外人尚有間言，便說在黨健全時不應有，可見黨未健全時確是應有的。這真後語應了他自己說過「別人的小組是違法的，自己的小組便是合法的」前言了！這些天字第一號的策略，除共產黨外，誰還施行過呢？前進第一卷

六期（聞是顧孟餘辦的）詒艾做的小組織應當覺悟了一文裏說：『如果真誠的毫無虛偽的信仰同一的主義，矢志遵從同一的政策，努力工作，在理論上實令人想像不到可以發生意見不同的小組織的緣由。』接着引了陳公博的反對小組織的話，并說他述說得很饒興味。又說：『最可怕的是領袖們，不必說有意殖黨營私，僅僅歡喜諂諛，和本人常來往的黨員，便是可靠的同志，便使多任工作，由此在無意中便不難形成了一個親近的系統，更在有意無意間和親近系統以外的同志對抗起來……仍然想急進者，因對於甲領袖不滿，希望乙丙等領袖或者有所糾正，於是也在無意之中依附另一領袖形成了第二個親近的系统……至於懷抱野心，有意投機，根本上便不是革命的同志，那更不值得我們批評了。』又說：『最令人痛心的，是使一般忠實而勇於革命的同志，無端的成了仇讎……他們的手段，是凡足以達到個人利益的，無論如何險惡，都要採取。反之，凡足以阻礙他們本身利益發達的，他們都要反對……小組織的組織員，要洗淨了頭腦，將憎感和私惠一律撇開，將革命的認識，革命的志願，重新光復起來振作起來。一面仔細看看自家所



擁護的領袖是否真革命，是否有幾分詐欺投機的意味，自身是否被賣？再一面仔細看看其他小組織的組織員，是否替反革命不革命兩個團體之間，究被何物所障礙，以致惡感日深？……雖然彼此的意見很深，對外的主張表示，却見不出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初意沒打算革命，便不要拿革命來引誘黨羽，既然拿革命引誘黨羽，便要始終革命，那一天變節便是敗亡的那一天……本來是假革命，偏要團結革命的青年，那真是自殺之道……」諸位！文中明明說「對外的主張表示，却見不出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可見詰艾先生所論，確是所謂左派內部各系的問題，不是對左派以外的言論了。況汪精衛先生在前進同期答林柏生函中有反對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主張黨代表民族利益，并說「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所以想起來糾正等語。施存統在雙十第四期裏又有顧孟餘不滿意或反對陳公博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等語，并說：「最近還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說『國民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他說民族主義是代表民族利益，民權主義也是代表民族利益，民生主義也是代表民族利益。這樣

一來，革命的三民主義，便變成了正宗道地的國家主義，曾琦先生便代替了總理底地位，國民黨便變成了曾琦底信徒。施先生所指的很有名望的人，不是汪精衛先生是誰？他們派內從前只是對外主張看不出什麼不一致，現在對外主張也不一致了，而且拿曾琦來罵領袖了！那麼話艾先生文中所指的「懷抱野心，有意投機」，「有一天變節，便是敗亡的那一天」，不是陳公博輩是誰？從此「汪不大信任陳，小組組織則以陳系為最多，靠不住的也是陳系」等話，都一律證實并知道汪先生「關於第三黨的問答」文中「離開了左派，便不是忠實同志」的話，是確有所指了。可惜汪先生覺悟欠早，使陳公博輩羽翼已成；若至此尙不直起面揭其隱，使陳公博輩猶得藉左派招牌，行其灰色共產黨的策略，「滋蔓難圖」，豈但左派受禍而已呢？

(三)黨外的黨派外的派的第三黨 我不知第三黨與陳公博輩所主張的，不同之點究在什麼地方？汪精衛先生說：「第三黨是共黨的右派，和本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所混合而成的。」施存統所說相同，只將「本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換為國民

黨左派。我從前誤認汪先生袒護左派，現在知道他大概已不承認這些灰色分子是左派了。汪先生認第三黨是第三種誣賊，施先生認第三黨只是一個革命的國民黨，馬澹先生却說：『中國革命，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直接走上社會革命，一是回復到國民革命。共產黨是屬於第一項，主張改組國民黨，及傾向於第三黨，是屬於第二項。』革命評論一類的刊物貫激週刊對第三黨尤其同情，則陳公博輩認第三黨是國民黨以外的黨，同時是左派以外的派無疑了！再看一看第三黨的主張，改組黨和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既和陳公博輩主張一致；第三黨主張聯俄，陳公博說聯俄不成問題，而且贊同的，第三黨說聯共，陳公博只說從何聯起，却不知他心裏的主張不敢出諸口，而他們一班人常流露於字裏行間的，早已心心相照，視第三黨是『革命的集團，改組的長征首途上的諍友』了。（見革命評論第九期劉侃元做的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陳公博雖沒有贊成第三黨暴動的主張，而他的同志馬澹說要解放民族，除農民小工商業者外，還須用到遊民無產者；（見雙十創刊號）施存統說：『我決不否認暴動在革命中的需要，但是要有條件的。』（見

現代中國（二卷一號）遊民無產者參加革命，不是暴動是什麼？施存統說暴動要有條件，第三黨自己會說沒有條件的麼？這樣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陳公博還要裝腔作勢，罵幾聲第三黨，真比劉侃元施存統馬濟等高明多了！實在呢，都是他們對外的掩眼法呵！陳公博罵第三黨最妙的一段：『第三黨實在沒有基礎：我看突擊一至三期，總沒有很顯明的主張，除了攻擊國民黨以外，大半文字都是求共產黨諒解的文字。凡自號一個黨，沒有一點主張和基礎，先是求人諒解，這還算什麼黨？而且我從頭至尾分析第三黨的文章，實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他們也沒有標示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以爲他們標出一個「中華革命黨」的名稱，不如簡直說是C Y還直捷痛快。』陳先生說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但誰又看得出你們同第三黨的不同呢？你們自己的同志——青戰刊物裏的戰馬先生，還將你們自己的同志雙十刊物裏的肥遜先生當作第三黨罵呢！所不同的，只是第三黨站在國民黨外，而你們呢硬要當牠是『革命的國民黨』，『革命的集團』，『改組途上的諍友』，并一味要拉牠鑽進國民黨裏來。

(見貫澈)而你們不過是早已讚進了國民黨罷了!你們的文字,又不是多求第三黨諒解的麼?你們直接間接替共產黨吹牛,求共產黨諒解,和第三黨又有什麼兩樣?所以陳公博罵第三黨這一段話,簡直是兼罵了自己!第三黨忙於求諒解,對象只有一個,你們忙於求諒解,却有兩個對象呢!汪精衛先生罵第三黨是第三種姦賊,你們與第三黨不同的,只是我上面說過的在國民黨內外的不同外,還有同聲贊美第三黨之餘,夾着幾句空罵,單一罵國民黨的眼目罷了!

綜上看來,陳公博輩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實在是黨外有共產黨第三黨,黨內有他們做招牌的左派,及左派外的第三黨,左派內無數小組織。「圖窮匕見」任他們有神出鬼沒的本領,而行逕早被他們所稱為領袖的汪精衛及其同志顧孟餘等看穿了!賣黨賣派,叛黨叛派,實則本來是存心毀黨毀派的陳公博輩,不是灰色共產黨是什麼?

## 七 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

現在要說到三民主義革命的社會基礎問題了。陳公博輩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故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爲三民主義革命的社會基礎，亦說國民黨應該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陳公博輩唱得特別起勁；再造羅什先生和中央日報彭學沛先生曾有周密的糾正，即陳公博輩目爲同派的復觀先生和荆樸先生亦曾在前進和青年呼聲裏力闢其謬妄。我這裏別不多說，只就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的範圍，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馬克思以無產階級爲革命唯一的基礎，誰都知道；但馬克思同時有『槐特林格只會煽動，并無科學(?)的基礎』和『假如說達此目標無論何處要取同一的途徑，這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非考察各國民的制度風俗習慣不可，例如在英美兩國荷蘭也可以說在內——可以用和平手段來達這個目的，但不能說各國都是同樣的』等話。

列甯連馬克思的所謂科學也不要，要縮短革命的時間，於是以無產階級做基礎，利用農民，利用弱小民族，革命後，國內飢荒病苦，不可言狀，便改行新經濟政策，明白地承認了小資產階級。列甯一死，俄布黨分爲左右二派，右派斯塔林布哈林得勢，他們對國內主緩和，漸走回德謨克拉西的路；對國外（尤其是我國）主急進，仍一味做共產的煽動；近對我國且雙管齊下，緩進與急進並施（事實已略見前文第五章）賀龍彭湃朱德毛澤東輩代表中國共產黨左派，負急進的任務；譚平山鄧演達輩及灰色共產黨代表中國共產黨右派，負緩進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左右派的行動雖有不同之點，其結果却無不一致的，所以譚平山疑CP最近以中國無產階級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幹去的新政策爲超時代的政策，去函質問左派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該刊物記者便直捷地回答說：『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任務還未完成，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十月革命一樣。中國共產黨就是如此的認識中國革命，他的政策就是以這種認識爲根本的出發點，他絕對不認爲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而單獨幹去，恰恰相

反，他認為在此中國革命的新階段（蘇維埃革命的階段）中，無產階級更應該密切的與農民階級兵士（失業的農民）及貧民聯合起來，儘可能的影響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中等份子，爲工農兵蘇維埃政權而奮鬥。」同期該刊克魯做的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文中又這樣說：「蘇維埃的精義，不僅在無產階級獨裁，此外，還有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又說：「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贊助此澈底的民權革命，應當毫不懼怕的去贊助那縱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勞動農民（富農）的激進的革命的趨向，去反對封建餘孽，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但是「隨時隨地不要忘記自己階級的特性與自己消滅資產階級的階級目的。」隨時隨地不忘向農村無產階級（僱農）及窮農佃農解釋將來與這種富農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向他們解釋真正社會主義的目的，與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平均地權分配土地的幻想是不同的。」觀此，共產黨非但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臨時聯盟，且利用及於一切中等份子，不過隨時隨地不忘自己階級的特性，待奪得政權後，仍繼續其階級鬥爭，不達其無產階級獨裁（？）目的不止罷了。故共產黨認中國



革命的基礎，實在以無產階級爲主體，利用農工小資產階級爲傀儡；表面却說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在俄國也是這樣，不過說起話來實在些，不比在中國騙得人骨頭發酥。黎明第二期危言做的現在革命失敗的責任文裏，說得更確鑿：『在共產黨一方面，他們在理論上雖然認是中國的革命是需要民主革命，中國革命的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有產者的同盟，（據說這是今年年二月間改變的策路）……』

第三黨是共產黨右派及國民黨左派團結而成，（施存統語）或共產黨右派及國民黨中不贊成分共的份子團結而成，（汪精衛語）他們絕端信仰共產主義（？）或列甫主義，但大概不贊成共產黨左派的燒殺政策，或同共產黨分道揚鑣地進行，以收異軌同歸之效，所以組織第三黨。他們的革命基礎，很顯然地標明是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中山先生根本否認馬克思主義，以爲牠是病理的，以恨爲出發點，當時不料共產黨有毀滅國民黨及混淆國民黨理論的事實發生，故沒有很針鋒相對地提出『國民革命的基礎是什麼』來預防牠；然三民主義在大體上說得很明白，絕非共產黨所得假借

的。現在除了羅什彭學沛復觀荆樸諸先生對陳公博輩主張已有詳細的辨正論文，不再援引外，特將國民黨各要人對『國民黨代表什麼』的主張分引如下：

汪精衛先生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中都明明指示着『國民黨代表的是民族利益』。他極贊成林柏生先生『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之說；并以林柏生『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等語，與他自己從前感覺到『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的意思相同。（見前進一卷六期）

戴季陶先生以國民黨是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造成強固的團結，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遵照孫先生所定的三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中國之國家獨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圖人民衣食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發展……（見國民革命與

中國國民黨

胡漢民先生說：『在實行三民主義和其計劃上，我們要認識，實行的出發點是整個中國民族不是那一個或那幾個個人，更不是那一個團體或那一個階級。民族是超越一切的力量，在政治的觀點上如此，經濟的觀點上亦如此。』（見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再把各種主張簡括起來做一個比較：

胡漢民先生主張黨代表整個中國民族。

戴季陶先生主張黨代表全國各階級的革命分子。

林柏生先生主張黨代表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的革命份子。

汪精衛先生主張黨代表民族利益。

陳公博輩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或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以工農為根本基礎。

第三黨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以工農為根本基礎。

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記者和克魯士張目下中國無產階級應利用農民兵士及貧民甚至於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中等分子，但隨時隨地不要忘了自己階級的特性及階級鬥爭。

斯塔林布哈林一面命令我國共產黨左派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一面承認共產黨右派不妨先做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工作。（事實略見前文第五章裏）

列甯在事實上以無產階級做基礎，利用農民，承認小資產階級。

自稱左派的刊物黎明裏危言先生說共產黨在今年二月間改變策略，認定中國的革命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有產者聯盟。

馬克思主張只有唯一的無產階級革命。

照上面所舉看來，不必再加說明，也可明白陳公博輩是什麼東西了罷！施存統最近在雙十第四期裏隱罵其首領汪精衛先生是正宗道地的國家主義者，大家以為希罕麼？首領原來是他們的大工具呵！何況汪先還要另出主張，說「國民黨是代表民族利益」

并罵過「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弊害在內呢？

## 八 階級鬥爭

馬濟在現代中國二卷二期裏大鼓吹其階級鬥爭說以後，仍然要站住在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立場上，於是在現代中國二卷三期裏，拿汪精衛以馬克思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不是提倡階級鬥爭，只是看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理，同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不是提倡競爭無異等話，做他自稱「忠實同志」的保障。不知汪先生已先錯了：達爾文認競爭是生存的條件，同時認互助亦是生存的條件，同克魯泡特金承認互助並不否認競爭一樣，不過達氏以生物的競爭較互助顯著，克氏則以生物的互助成分實較競爭為多，此後尤應合理地向互助方面努力，消除慘酷的同類競爭，合力向自然界競爭罷了。馬克思沒看見社會互助的一面，僅持競爭的片面理由，便以「階級鬥爭」為解決社會的良方，且在階級鬥爭之後，加上「勞工專政」的階級獨裁，復仇縱是快舉，其如煽起潛伏在人類心底的獸性之焰何？若說片面理由的單純鬥爭可以促成互助，片面理由的絕端

專政可以促成自由，世上那有這種因果律？達氏無心側重於不合理而却是事實的競爭說，已啓後人無窮誤會，動後人無窮殺機。達氏以態度稍一不慎，雖其說不背科學，已發生這樣流弊：馬氏持絕端片面的理由，固不失爲社會運動的熱心者，然而結果，只是將社會病的毒菌擴大其傳染，並非不得已而施刀割，更非平心靜氣的根本治療，反科學已成不可掩的事實，其爲害尙可勝言麼？陳公博說：「社會尙已形成很顯著的階級，不必提倡也會鬥爭；不然，便日日提倡也鬥爭不起。」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說，在中國不是已大收燒殺之效了麼？劉侃元引列甯的話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不會有革命的行動。」這又作怎麼解釋的呢？馬澹說自己發表那篇「階級鬥爭」的文章，是「根據革命的立場，和三民主義以及黨的立場，不但不是共產黨的理論，亦不是列甯的理論，更不是第三國際的理論。」其理由，除拿汪精衛先生的錯誤解釋做保障外，并說：「……萬不能因這個事實，共產黨會說過，我們就不去說，甚至竭力證明完全相反；如同共產黨吃飯，我們連飯也不吃。」照上面「階級鬥爭」的分析，共產黨吃的不是飯，而是穢物或毒物；共產黨吃了穢

物或毒物，國民黨也非吃不可麼？退一步說，共產黨吃的不至如穢物或毒物之甚；但是三民主義絕不相容的『階級鬥爭』說，忠實的國民黨員不去反對也罷了，還要跟着提倡麼？他又說：『共產黨的刊物布爾什維克，廿三期及廿五期已一再提起我的名字，大罵特罵，可見這不是共產黨的理論，已甚明瞭。』誰不知道共產黨善用苦肉計，即不然，你馬先生站在國民黨中大搖大擺，怎能使性急的共產黨朋友不生妒，而失聲痛罵幾聲呢？况所罵的又何嘗是你那節很透澈的『階級鬥爭』文字？（是否係被罵後，馬先生才做那篇階級鬥爭的大文來向共產黨取信用，那是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了。）他又說：『工農與城市小資產者同盟這個理論，共產黨久已在盡量攻擊了！』這更妙不可言！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之說，同第三黨所主張的不差累黍，而亦為共產黨所承認所主張所利用，甚且進一步要利用中產階級等等已在本文第七章證明；我當時因美不勝收，竟把陳公博不打自招的活供未曾列入。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文裏，供出他和譚平山最後一次的談話，他說：『我們離開黨的立場討論，就工作方面觀察，我看不出國民黨與



共產黨有什麼分別。國民黨要國民革命，共產黨也要國民革命。國民黨的成分是農工小資產階級，共產黨的成分也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馬澹先生！共產黨是盡量攻擊你們的主張呢？還是和你們的主張沒有分別？

提到陳公博輩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論，是了，這便是他們階級鬥爭的根本做品：

(一)中國農工尤其小資產者都各含有很多利害不同的成分，不比資本發達的國家可以勉強分成資產中產無產三個階級。陳公博輩硬以共產黨的理論做國民黨的理論，要劃出三個階級教國民黨去代表，無非使羣衆認識階級，同時使每一個本來含混不清的階級裏的成分起分化，造成多階級的混亂鬥爭，以達他們操縱利用之目的。

(二)退一步說，農工小資產者都已經各成一個顯明的階級了，國民黨既主張階級調和，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背道而馳，便應根據三民主義中所明載的「全民」(反革命者便自外於全民)或「整個的民族」或「民族利益」做黨的革命基礎，以

調劑利害不同的社會成分的利益，然後階級才得漸漸泯除。陳公博要三個階級同盟，始無論對三個階級以外的社會成分已成鬥爭之局，即三個階級的各本身，怎能如陳公博說的爲着日後大利便不會同目前小利而起鬥爭呢？社會各成分都能這樣明白，連資產階級都可以做同盟者了！況陳公博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那末第一要打倒的豈非仍是同盟中的小資產階級麼？陳公博的意思，先是三個階級同盟，次是教小資產階級做農工的輔翼，再次當然不要小資產階級而教貧農做輔翼，結果豈非仍歸到他們所謂世界唯一革命系統的無產階級革命？

(二) 資產階級未必無最少數覺悟能革命的人，亦猶如農工小資產階級中未必無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陳公博輩果是「忠實同志」，難道好這樣說：「你們是資產階級，縱覺悟能革命，因爲「本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所以不能代表你們；你們是農工小資產階級，縱殺人放火，因爲「本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所以也不能不代表你們」麼？施存統在自己黨(?)的治下不反對暴動，馬澹以無產

遊民爲革命成分之一，謂造成混亂的多階級鬥爭，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是不同，果然也有些不同；不過他們沒有馬克思的耐性，拚命造出階級鬥爭來，更加慘酷一點罷了！

他們倘不自命是國民黨忠實同志，人家都會看出他們是共產黨或第三黨，被誘惑的當亦較少；無如他們死頂着一塊國民黨之空招牌，陳公博在答繆斌文中，且說自己並沒有主張階級鬥爭，拿這樣灰色態度來要民衆要青年，簡直是要民衆和青年的命呵！汪精衛曾說：「『小資產階級』這個名詞，普通講起來，並不和其他資產階級，有截然對壘的意味，自從共產黨在中國宣傳，說什麼國民革命，是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又說什麼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國民革命，於是『小資產階級』的聲浪始其囂塵上。其實所謂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小商人，在學理上雖然可以區別，在實際上則界限難定，只是共產黨欲利用這些名詞搗鬼，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個『大』字或『中』字，便有戴綠帽子遊街的資格；其敲詐勒索已遂的，便還他一個『小』字，留

未榨盡的牛乳，以便將來再榨。」（見前進一卷三期）復觀先生也說：「劃分階級，是共產黨必要的方法，因為共產黨的對象，是資產階級；共產黨的唯一策略，便是階級鬥爭。但社會階級不分化，階級鬥爭便無從着手。所以必須先將社會階級分開，以引起社會羣衆的階級意識，使之互相仇視，然後才能造成階級鬥爭的力量。故劃分階級，他的作用在促進無產階級的自覺，其目的在實現階級鬥爭，一方面劃分有產階級無產階級爲兩大營壘，以激動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一方面又劃出許多「中間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等，運用種種策略，以供無產階級之利用或犧牲，而使之消滅。共產黨是絕對的階級論者，所以分析階級，就是中國共產黨初級的課程，他們雖明知中國的社會階級還沒有形成，但無論如何，總是不敢違背他的教義。」（見前進一卷三期）民衆們！青年們！上面兩段說話，不足證實陳公博輩是共產黨麼？大家覺悟啊！認清陳公博輩的鬼蜮伎倆，庶不致被他們誘惑去，跟着亂叫亂跳，害了自身又害了羣衆啊！

好了！勇敢的馬濬先生已自己供招出來了！大家要知道馬先生的階級鬥爭說麼？請

看他在現代中國二卷二期那篇大著裏的精神：

「況現在革命的潮流，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民族鬥爭，而民族鬥爭的裏面，還是有階級做骨幹，絕不是超乎階級鬥爭範圍以外……」

「……因此階級鬥爭是事實上促進社會進化的一個大動力；同時是社會制度轉變的一個推動機；——換一句話說，即是革命的主要原素。」

「於此我們可以說一切歷史上的革命，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沒有階級鬥爭，就沒有革命。」

「但是口中天天喊革命，而反對階級鬥爭，或竟有人說：『中國是職業社會，不是階級社會。』然而中國社會既沒有階級，不知道他們的『革命論』從那裏發生，真是超歷史的怪物了。」

「我們知道中國最近數十年來，社會層已起了很複雜的分化和鬥爭，在每一次革命中，都因革命階級利益不調和而遭失敗，形式上這雖是可悲的，而實際上仍是進

化的，換一句話說，仍是階級分化的結果。因為階級間矛盾衝突的表現，便是階級愈加成熟和明顯的表現，使革命的意識愈加明顯，革命的成功必愈加偉大。我們不必悲痛既往，更不必煩悶現在，而是要順應階級發展率，去研究和領導如何鬥爭，才能完成革命，這才是我們最大的任務。」

有這一篇大議論，陳公博輩還抵賴得了麼？

## 九 結論

總括前文種種證明：

(一) 陳公博自己所定的對國民黨五個信條，非單沒有遵守，而且所發言論，無一不與五個信條相背。

(二) 陳公博輩主張改組國民黨，是奉行布哈林的意旨，及與右派共產黨兼第三黨首領譚平山默契於心的大策略。

(三) 陳公博輩主張統一國民黨理論，是用偷樑換柱的方法，曲解或破壞國民黨理論，求合於共產黨理論的精神的理論統一。

(四) 陳公博輩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實則黨外有他們唯一信仰默契的共產黨第三黨，黨內有他們的大本營——左派內的小組織，和第三黨分子。他們居心毀滅國民黨，并罵左派首領汪精衛是國家主義者，所謂黨外無黨，簡直共產黨外無國

民黨；所謂黨內無派，簡直是除他們的大本營外連左派也不要。

(五) 陳公博輩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完全是共產黨的主張，和三民主義絕端相反。

(六) 陳公博輩用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策略，變相提倡階級鬥爭，近且公然提倡階級鬥爭，不稍隱諱了。

此外陳公博輩鼓吹專政集權，翼步赤俄後塵，反乎中山先生主張均權之說，以及種種謬妄之點，也舉不勝舉了。陳公博輩倘無法解答上舉六點證明，便傾西江之水，也洗不了他們「灰色共產黨」之名！

我曾在另一短文裏說過：「共產黨因陳公博敷衍國民黨，罵他是反革命；第三黨因陳公博多金，罵他是官僚買辦化的留美學生代表；西山會議派因陳公博本是共產黨，脫離後依然親共，罵他是共產黨準共產黨，陳祕書因陳公博根本主張與第三黨無差，却沒有明白同第三黨勾結，罵他是準第三黨；繆斌先生因陳公博身為國民黨員，而大唱變相



的共產理論，罵他是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景明又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除共產黨多心，防陳公博真個變成國民黨外，這許多頂帽子，差不多一頂頂都恰合陳公博施存統馬澹劉侃元蕭淑宇許德珩……們的頭寸！

我又曾在本文第一章舉出他們許多事實：

(一) 陳公博是禍害兩湖廣東的罪魁禍首。  
 (二) 陳公博輩辦起數十種雜誌，藉以攻擊異己，迷惑青年，動搖政局，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

(三) 陳公博輩唆使黨羽把持黨務，排除異己者不予登記，引入不知名的灰色共產黨，達其黨獨權攬之目的。

(四) 陳公博輩辦大陸大學，是繼于老前輩辦上海大學做南中國共產黨製造場的前例，造成灰色共產黨的新幹部，以便逐漸操縱學生會，教育權，及民衆運動。

(五) 陳公博捲款潛逃，拿金錢來大辦禮物，誘惑青年，是第二「盧布政策」。

原以為拿這些事實來做證明，他們仍可拿花言巧語來強辯或反噬的；現在從他們及共產黨，國民黨左派……的言論中找出他們是灰色共產黨的真憑實據來，便連這些事實也一樣地成為真憑實據，證實了他們的言行一致了。嗚呼！灰色共產黨！



Les Pseudo-Communistes:

Tchen-Kon-Pao et Cie.

Par

King-ming

Première édition, décembre 1928

Prix: \$ 0.10

Aux éditions de "La Révolution,"  
Shanghai

Tous droits réservés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

灰色共產黨

實價一角

著者 景明

發行者 上海江灣  
革命週報社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啓智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

## 本書的讀者請讀以下各書

-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郭任遠著……民智書局  
社會革命論叢……鐵心編……革新書店  
師復文存……師復著……革新書店  
吳稚暉學術論著……吳稚暉著……出版合作社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自由叢書……自由書店  
革命之路……全上……自由書店  
革命的先驅……全上……自由書店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全上……自由書店  
蘇俄革命慘史……全上……自由書店  
國家論及其他……克魯泡特金著……自由書店  
麵包略取……全上……自由書店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全上……自由書店  
人生哲學……全上……自由書店  
俄國文學之理想與現實……全上……自由書店  
工廠田園手工場……全上……自由書店  
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李石曾著……革命週報社  
一個貧農子的話……畢修勺著……革命週報社  
到大同之路……朱謙之著……泰東圖書局  
獄中記……Sofio 著……開明書店  
革命哲學……朱謙之著……泰東圖書局  
薇娜……石曾蒂甘譯……開明書店  
三民主義連環性……胡漢民著……民智書局

再版  
**蘇俄革命慘史**  
自由叢書  
第二種

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中創了一個新紀元，確實比法蘭西大革命，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要有效益多了。但不幸而為專無產階級之政的列甯黨破壞了，所謂地上天國的俄國，仍然是一地底下的俄羅斯」。自列甯黨跑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以後，人民沒有討論自由了，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了，農民沒有反抗地主的運動了。努力於十月革命的社會革命者，在「其卡」與國防政治處的反革命罪名之下，被殺戮，被放逐，被囚禁了。現在的俄羅斯，簡直是如意大利一樣，是凶惡專制的國家並不是共產社會。本書詳述蘇俄革命的狀況，有理論的批評，有事實的記載，洵為研究蘇俄革命史的最好的參考料。

**價目** 平裝五角  
精裝一元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再版  
**革命之路**  
自由叢書  
第三種

本書是鑑於革命青年走上革命歧途上去後，對於革命懷疑，對於革命不信任，對於革命予以否定，從革命的前線退回愛人的懷抱，退到個人主義的感傷園中，浪費人生而編輯的。故本書指出的革命之路確是革命青年必走的革命之路，對於革命懷疑，不信任和否定的革命青年誠是必備之書。我們相信讀了本書的人，當知道有這條新的可能的革命之路的出路在。

**價目**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再版  
**革命的先驅**  
自由叢書  
第四種

革命不是爲解決個人的麵包問題，革命者不是爲個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革命是爲的解決全人類的麵包問題，革命者是將他的一生貢獻於革命，這簡直成爲定論了。但是現代的革命青年有不少的以爲革命是爲的個人，因之在革命的進行途中，自己稍受小小的挫折，便「心灰意冷」的感傷起來，明咒革命，歌頌個人主義與感傷主義之偉大：本書特將革命先驅者對於革命的努力和獻身革命場中飽嘗的困苦與其崇尚犧牲的精神和盤托出，革命的青年讀了此書不流幾滴同情之淚，也算忍人了。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一元二角  
精裝 六角

再版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自由叢書  
第五種

馬克思主義在現在是一個「怪物」。很多青年不加深究都以爲牠是科學的，甚至於都相信恩格斯的話，說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的兩大發明此誠謬誤極了。此書是專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謬論的著作，尤其對於各種發明，不惜將其底本和盤托出，使其失所依據，在近日中國到出版界關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真要算是一部擒賊擒王的著作了。凡是研究過馬克思的主義和想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不可不備一冊。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四角  
精裝 八角

再版  
**國家論及其他**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一卷

誰也知道克魯泡特金是安那其主義之集大成者，同時也是偉大的科學家，他於人類盡了不少的任務，他平生著作，不特安那其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即反對者也極表歡迎，故早已傳譯於歐美各國了。在荒蕪的中國雖然早經介紹，但不過是一鱗半爪氏學說，有急需全部介紹於中國民衆之必要，故決定刊行克氏全集。國家論及其他就是全集的第一卷，是集合克魯泡特金各處所發表的廿篇短篇論文而成的。書的內容，有討論政府問題的，法律問題的，道德問題的，經濟問題的，青年問題的，革命問題的；實是青年最好的革命讀品，可以作關於社會科學常識的研究與自修用。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一元二角  
精裝 六角

再版  
**麵包略取**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二卷

麵包略取為克氏全集第二卷，全約二十萬言，對於安那其主義的原理及社會革命方法，均有詳細的敘述。曾陸續登載法國「反抗」雜誌，後集印成書，法國文學家左拉讀之，嘆為「真理的詩歌」。各國皆有譯本，流傳甚廣，為研究克氏學說及擁護真理者不可不讀之書。現由蒂甘君根據法文原本及英文日文本譯出，並有凌霜，抱朴，震天惠林等所譯之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各本的序言。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一元  
精裝 六角



再版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三卷

安那其主義不是從大學裏研究得來的。牠是大多數平民創造的精神之生產品，是科學的。所以克氏曾說：安那其主義不是一件信仰的東西，而是一件為科學所研究的東西了。克氏在本書中避開一切玄學的問題不講，特從科學方面，依據社會進化的歷史傾向指明安那其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便會跟着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建設起安那其主義的社會。本書對於安那其主義的思想之起源，安那其主義於社會進化中，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安那其主義的理論與進行的方法甚為詳盡，實是欲研究安那其主義與科學之關係者，不能不備之書。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一元二角  
精裝一元二角

再版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自由叢書  
第一種

關於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在中國還沒有整個的介紹。所以克魯泡特金的名字雖然在雜誌上，在一般人口中可以見聞，然而他的思想是怎樣呢？大家依然是莫名其妙，甚至於還有許多拾人牙慧的社會學家謂克氏的思想雖好然而太理想了；本書便是對克氏思想整個的介紹，誠為欲了解克氏思想者，批評克氏思想者，反對克氏思想者，不可不讀之書。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一元二角  
精裝一元二角

版初  
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上

篇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四卷

這本克魯泡特金的一部遺著。他的目的是想繼孔德、斯賓塞、巴枯寧未竟之志，創造一種人類的科學的綜合哲學。這一個主要讀他的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安那其主義者的道德和斯賓塞傳幾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來。可惜他的目的沒有達到，早就死了，真恨事！不過他自己雖然沒有完成這部宏著，書中的一切材料，一切規模却早已立了。全書本分二部，第一部專論道德的起源及其歷史的發展，第二部說明實在論的人生哲學的基礎與其目的。第一部實在論的人生哲學的基礎與其目的。伯代甫的整理就在現在的時候，經他友人萊如。現由西班牙君根據英法日，尚付缺。現在世界各國都有譯本，惟有中國，尚付缺。西、班牙、五種本子譯了出來，因爲篇幅過長，分上下兩篇出版。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四卷已出版。

價目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六角

田園工廠手工場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七卷

此書是克魯泡特金的經濟學說，克氏以前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其原則是爲資本家的利益而生產；克氏的經濟學是平民的經濟學，其原則是爲生產者自己的利益而生產。在經濟史最出風頭的亞丹斯密的「分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及「工業集中」，「生產過剩」等等謬說，都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全書共分「工業的地方分散」，「農業的可能性」，「小工業與工業村」，「精神勞働與肉體勞働」四大部，把怎樣滿足萬人的慾望，怎樣增進萬人的幸福的方法，說得具體無遺。所有的主張完全根據統計和事實，真不愧稱爲科學的了。是書各國都有譯本，今由漢南君譯成中文，譯筆之明暢，與原書相得益彰。現在付印，不日出版。

價目未定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 俄羅斯文學之理想與現實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六卷

這部書，是克魯泡特金關於文學的著作。我們在這兒用不着說牠較之拉兒斯頓 (Ralston)，巴林 (Bainig) 腓里勃斯 (Phelps) …… 等人的俄羅斯文學的研究更好，但是這部書在歐，美所得到的定評，祇要是對於俄羅斯文學略有所知的人全都是知道的。

俄羅斯的文學，在中國的介紹已經是很多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思托埃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 等人的名字，已經在我們的耳邊聽得熟了。然而，設若我們祇要讀過了這一部書以後，我們便可以感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一篇好的俄羅斯文學介紹，也沒有一部好的俄羅斯文學史，雖然會有許多人根據了此書作過介紹，甚至於還編過了文學史。

全書內容共分八章，從最初的時期以至於二十世紀的初葉，都有詳細的敘述與評斷。書尾附有譯者編的梭羅古勃，安得列夫，阿爾茲巴雲夫諸人的評傳，尤稱完備。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未定

